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清】佚名 著

绣像版

大八义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大八义

下 册

(清)佚名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411)
第二十二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431)
第二十三回	扮新妇大闹吕阁寨 躲飞灾合家逃外乡	(452)
第二十四回	穿山熊大闹兑城县 莫父子避祸走他乡	(473)
第二十五回	石禄误走火龙观 老道火烧穿山熊	(493)
第二十六回	刘荣一言指迷途 石禄树林劫裤子	(511)
第二十七回	鲁清打店赵家坡 杜林设计盗火弩	(532)
第二十八回	混海龙赚死丁春芳 众英雄大破火龙观	(549)
第二十九回	群雄打店黄林庄 霍坤访婿立擂台	(569)
第三十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联姻	(589)
第三十一回	鲁清用计眶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	(609)
第三十二回	衔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631)
第三十三回	穿山熊戏耍张文亮 白胜公巧遇众英雄	(649)

- 第三十四回 毕振远父子同访婿.....(666)
猛英雄大战未婚妻
- 第三十五回 石锦龙决斗毕振远.....(688)
神枪焦解围定良缘
- 第三十六回 毕振远访婿走四方.....(706)
二龙口揭榜擒贼寇
- 第三十七回 粮食市父女卖艺.....(727)
西头路石禄比武
- 第三十八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746)
小杜林奉命搜贼寇
- 第三十九回 夜行鬼戏耍捉刺客.....(766)
云中燕路遇阴阳鬼
- 第四十回 崔成献地图报恩.....(784)
鲁清察地形派将
- 第四十一回 小粉团设计采花.....(799)
霍小霞弹打淫寇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话说黑太岁李刚，听连发一说，爷三个一同回到店中。大家相见，便命他二人与电龙结为生死弟兄，连发大爷，李刚第二，电龙最小，为三爷。茂通问道：“贤弟，他传授你甚么样的军刃暗器，可以令你出去报仇。”电龙答应道：“伯父呀，我已学得一口砍刀，诸般暗器全已学齐。我伯父为给我父母报仇，可称累碎三毛七孔心。”茂通说：“待我试试看看。”遂将电龙的刀法和暗器二样试过，只是火候稍差一点。连茂通说：“好！电龙呀，以后在外面遇见人，要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电龙一听，连连说好，急忙过去谢过连伯父，上前跪倒致谢。当下连发、李刚、电龙小弟兄三人，回了电家庄，禀见厉蓝旺。连发说：“叔父大人，我三弟电龙到我那里，有我父亲给举着，命我与李刚、电龙我们结为金兰之好。”蓝旺一听，说道：“很好！很好！”连发说：“叔父哇，我父亲又与电龙贺一美号，称三手将。再者我父亲请您与我文魁叔父，全上金家堡，住些日子再走。”厉蓝旺说：“好吧！”遂叫道：“二弟呀，你快去预备行囊褥套。”文魁答应，便去预备齐了。外边有人将马匹备好，当晚爷儿五个，一齐出了庙门。电龙说：“有人来找，你就说我外出拜客去了。”仆人答应，关好庙门。

他们爷五个上马，够奔金家堡。到了金家堡的北村头，一齐下了马，进了村子，来到连家店。连发命人接过马去，笑对厉蓝旺道：“叔父，待我将我父请出来，与您相见。”说着手下人擦抹桌案，献上茶来。连发到后直见茂通，说道：“爹爹，我遵您谕，已将我厉叔父弟兄二人请到店中。”茂通说：“好吧。”父子二人一齐到了外面柜房，厉蓝旺与文魁上前行礼，茂通用手相搀说：“二位贤弟免礼。”众人一齐落座。连发说：“厉叔父，您猜不着我将您老哥俩请到我们这里，是怎么回事。”蓝旺道：“我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连发说：“我在白棚，因为看里面的情由，他们大家没有护庄之情。您要一走，那谢秋戏就算完啦，没有人肯再出力。”厉蓝旺道：“依你之见呢。”连发说：“要依孩儿之见，我有办法。你可别看岁数小，我有护庄之意，不过我们这金家堡，离着您那里太远。依我之见，您与我二叔，请到此处，让我二叔文魁在此看守店口。您与我爹爹，咱们老爷儿五个，背上军刃，夜间巡查金家庄等，绕一个弯儿，有人碰见，就说您住在金家庄。那时咱们再将几个庄子里有头有脸的主儿，约出几个来，在一处会谈。您将青苗会的徽章，全托付我父，那时您再夜间出去绕弯儿。过个半载，您与我二叔再走，我们也好说是你外出有事。他们大家哪里知道您回厉家寨呢？以后您再常来常往，那就没有甚么啦。”厉蓝旺说：“好吧，就依你的办。可是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弟兄三个人。以后在外交友，千万可不准乱交那淫贼，你们也不许身带薰香，镖喂毒药。我若在外访着了你们违我命，那时我可不饶。”连发说：“厉叔父，我倒也能跟他们莲花党之人结交，不过为是探究那白莲花普月。得着了他们下落，那时我们弟兄三人，将他惩治以后，拿刀到您面前，叫您可了心愿。”蓝旺说：“此理很是。”连发说：“您回家纳福去了，刀法是防身之用，别的用处没有了。如今我打算借着您在这住着的，机会，您冲我父亲的面子，传给孩儿我刀法，成不成呢？”厉蓝旺

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好好。”当下便行传艺，又传给李刚暗器。

过了些日子，他们爷儿五个命人备马，各将军刃物件通盘带齐，上马直奔电家庄。走在中途路上，遇见一辆大车，那车上有女眷。那赶车的跳下车说道：“王母，您看对面有马匹，正是大员外爷。”那王门金氏连忙下了马，说道：“大员外爷在上，我金氏与您行礼啦。”厉蓝旺等连忙下了马，说道：“妹妹少礼。您这是上哪里去呀？”金氏说：“我们这是回金家堡，我的娘家。”电龙上前行礼。金氏说：“免礼吧。”连发问：“三弟，这是何人？”电龙说：“此乃二舅母。”他二人一听也上前行礼，连发说：“待我将你送回金家堡吧。”金氏说：“那倒不必。”茂通说：“大家上车吧，两处相离不远，不至于有错。赶车的路上倘有其他情形，你就说是上连家店的，自然无有错。”赶车的答应，他们上车向前去了。这爷儿五个又上马，便在王家庄一带绕了绕，这才回到电家庄家庙。书不可重叙，直将谢秋戏事，完全交与连茂通。天色已晚，命外边备马。爷儿五个出庙上马，便围着四大村庄兜了一个弯儿。赶奔金家堡后，为使跟他们哥三个增长能为，把棍法传授给他们，又教给黑太岁李刚三块莲子。每个重一斤十二两。又教给小诸葛连发刀法，每天在店中是二五更练刀法。过了些日子，均已传熟。厉蓝旺便带着电文魁弟兄二人辞别了他们，上马出了电家庄。

这一天来到严家宅，相离兖州府北门外不足二十里，东西的村子，南北为住房。当时他们二人到了东村头，厉蓝旺翻身下马，说道：“二弟呀，咱们弟兄在此打店吧。”文魁不知他有甚么用意，连忙也下马。蓝旺说：“咱们是住大店，还是住小店？”文魁说：“任凭老哥哥。”说着来到路北一家店门首，字号是二义老店，上前叫道：“店家。”当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者，年有六旬开外，面如古月，胡须皆白，身高八尺，一身毛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腰结一个

围裙，二眸子放光滴溜溜乱转，假作出来是猫腰年老的样子，虽能蒙外人，但蒙不了本行人。出来问道：“客官住店吗？您请进来吧。”说着伸手接过马匹，便将他弟兄领到北房西头一个单间，西头夹道那里是座马棚。厉蓝旺一看，这所房子。全是土房土墙。当时老者将门开了，将他们让进屋中，外头把马匹拴好，把行囊褥套放到屋中，转身要走。厉蓝旺说道：“店家慢走。”文魁去把屋门关好，向店家说道：“兄长啊，您怎么会落到这里啦？我派我二弟在各处找遍了您啦，全找不着，而今想不到在此处相遇。您早已退归林下，原来在此开店啦。”这老者说：“这位客官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有同名同姓的，也有长得一样的，千万别认错了人。”厉蓝旺道：“兄长您身穿这样，只可能遮掩外人眼目，如何能蒙我呢？我在外多年，要认错了人，那就不用在外头跑啦。再说别的全不认，老哥哥您这两只眼睛我认的真，阁下姓韩，名叫韩尽忠，对不对？”那老者说：“不错，我叫韩尽忠。”厉蓝旺道：“您就不用蒙我啦，您作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你还蒙我吗？此人乃是我拜弟电文魁，全是自己人。要有外人，我也不说，兄长您受小弟一拜吧。”韩尽忠道：“客官您贵姓？”厉蓝旺道：“我住家青州府东门外厉家寨，姓厉名叫蓝旺，混水鲢鱼的便是。”韩尽忠道：“不错，我耳闻山东有您这么一位成了名的达官。”蓝旺说：“兄长，你我弟兄，屈指一算，足有四十年开外。贪官知府邵氏门中外家，满门被仁兄丧门剑所斩，男女一个未留，引火焚化。兄长您就远走脱逃啦，直到而今已有四十年了。兄长，我记错了吗？”韩尽忠忙道：“厉蓝旺啊，我从来严家宅买这块地开此店，将你嫂嫂与你侄儿接来在此隐居，已然四十多年，无人来认。不想你还会认识于我。”蓝旺说：“是啦，兄长还是侠客义士行为，夜换紧衣，时常外出寻找贼人吗？”尽忠道：“不错，不瞒大弟说，我还不叫你承情，我每夜都上一次电家庄，常来常往。电真在世之时，我看见有条黑影直奔电家庄，后来

我把人追丢了。电维环死在万佛寺，我为甚么不出头呢？这内中有原因，只因他生前对待他的族叔有不对之处，他那是报应循环。贤弟啊，论交友之情，你是第一了。”厉蓝旺说：“兄长您夸奖了。”尽忠当时命人摆酒饭，款待他弟兄二人。从此他二人就在此处住下了，每天晚上都上电家庄绕个弯。

这一天晚上，碰见茂通父子以及李刚。他们爷儿三个刚到东村头，看见两条黑影如飞而至。连发忙叫：“二弟快随我来。”追到东村头，他连忙取出一个带胆的莲子，向人打去。厉蓝旺说：“兄长慢走，这里有了人啦。”他二人一齐站住。那连发一眼看见是厉蓝旺，急忙跑过去行礼，问道：“叔父，您不是回了家了吗，为甚么又在这里呢？”厉蓝旺道：“我在中途遇见一位好友。来，我与你们见一见。此人姓韩名叫尽忠，人称丧门剑客的便是。”连发一见，忙上前跪倒行礼，说道：“伯父老人在上，侄男有礼。”尽忠说：“快请起。”厉蓝旺说：“连发，你韩伯父乃是世外的高人。”连发说：“是是。”当时出去把他父亲及李刚叫了进来，由厉蓝旺与他们指引。大家相见礼毕，蓝旺跪倒说道：“韩仁兄啊，小弟有一事相求，请您答应才好。”韩尽忠急忙用手相搀，说道：“老弟你有话请说，何必行此大礼，有甚么话快说来。”厉蓝旺说：“大哥有所不知，小弟我如今要带着文魁回家。这几个村庄之事，请您多多受累，在明中保护这村子，多注意他们小哥三个，尤其是电龙，可不准他们有不法的行为。小弟我回到家中，暂为休养。求兄长替我多受累啦。”韩尽忠说：“如此甚好，这点小事，我还能成。就请你放心吧。”蓝旺说：“谢谢兄长。”忙起身大家一齐回到店中。连茂通便命家人预备好了酒席，大家一同落座，吃喝完毕。第二日天明，蓝旺辞别大家，离了此地，穿青州府的城门，赶奔厉家寨。

这一天来到厉家寨，早有家人看见，上前行礼，一面回去禀报二员外厉蓝兴。蓝兴开门，带着金雄迎接出来。蓝兴先拜见兄长，

然后命金雄拜见伯父。

金雄上前跪倒叩头，说道：“大伯父在上，孩儿金雄与你叩头。”蓝旺说：“我儿快快起来。”蓝兴说：“再见过你的叔父。”小孩上前又与文魁叩头。电文魁用手相搀，说道：“孩儿呀，快快请起。”大家一齐往里而来。

他弟兄回来不提，如今再说电龙。自从大伯父走后，他便在外边托人访问白莲花普月的行踪。跟许多人打听，均不知此贼的下落。电龙在家中，每夜围着庄子巡视，防备贼匪。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管家忙问：“外边何人叫门？”就听外面问道：“你可是管家吗？我三弟在家没有？”电海说：“正在家中，您有事吗？”说着将门开了，一看原来是务农的赵会。赵会说：“你们员外跟我打听那普月，人称白莲花，他原来是一个陀头和尚，我看他奔西北豹雄山去啦，已然进了山口。我看见可没跟他说话。您赶紧告诉去吧，叫他快去找他，好与我义父母报仇雪恨。”电海说：“好好。”连忙到了里面禀报电龙。电龙当时出来问道：“赵大哥，您来到我家为甚么不进来呢？我伯父义父走后，只有我一个人，我这里又没有少妇长女的，您进来又有甚么呢？”赵会说：“老三，你快收拾利落，赶紧去，留神那凶僧逃跑啦。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没有工夫陪伴贤弟。你就快去吧。”电龙说：“既然如此，那倒叫兄长分心啦，也不请您进来坐了，我收拾好了就去。”赵会走后，电龙到了里面，将自己一切应用的物件收拾齐备，带好散碎银两嘱咐电海说：“有人要问我，就说我上豹雄山去啦。”电海说：“是。”电龙从此起身，直向西北角上而去。及至到了山下，就听山上锣声，闯出二百喽兵来。兵卒全是青衣靠袄，青布底衣，蓝色布扎腰，每人全拿着青檀大棍，分两旁站立。当中出来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粉靛白龙驹，黑马上一人，穿青挂翠，怀抱朴刀一口，马后有一个人举着一面旗子，是青布旗子，白火沿，可是卷着啦。一看马上之人，年约五十开外。那

白马上之人，穿蓝挂翠，面如银盆，精神满足，二目有神，肋下配一口雁翎单刀，马后也有一个马童，怀中抱着一杆大旗，翠蓝缎色作地，青火沿，斜尖的旗面，当中斗大一个朱字，挨着旗杆有一行小字，写着豹雄山正北，祖居朱家庄，在山上结拜，排行在二，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

书中暗表：他们山上，一不劫官，二不抢民，可是要遇见那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他们可不轻放。派出兵卒四处巡逻，要是正门正户之人，须跟他们结拜；要不是正人君子，是莲花党之人，他们是定然除治。今天有人回禀，故他们下山将路横啦。当时朱杰跳下马来亮刀来，到当场，扎刀问道：“对面这位练武的师傅，来到此地，是访山还是经过呢？”电龙说：“寨主爷，因为我看见大山是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朱杰说：“那么阁下来逛山景来啦。”电龙说：“我是从此经过。”朱杰说：“那么阁下配带利刃，从此经过有何事呢？”电龙说：“难道说身带兵刃还有什么不许的事吗？”朱杰说：“对啦，我这豹雄山前，不准有练武的人从此经过。我们必须试试几回合。”电龙说：“且慢，你我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刀枪无眼，倘若伤了哪里，后悔已迟。”朱杰说：“有能为占了上风，无能为认母投胎，那可说不定谁成谁不成啦。”电龙一看对面之人倒是一脸的正气，可是听他说的话，不由大怒，忙脱下大衣围在身上。当时收拾紧衬利落，提刀上前。那马上之人，吩咐兵卒与他们列开战场。兵卒闻言，当时列成阵式。朱杰问道：“对面朋友贵姓？”电龙说：“在下家住电家庄，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说着上前就是一刀。朱杰往旁一闪，举刀相迎。两个人便交起手来，一个是高人传授，那个也是明人指教。电龙一见他刀法不弱，心中很是爱惜，朱杰更爱他的刀法。二人打了也就有十数个回合，电龙脚下登了一块小石头，一滑可就倒下，当时来了一个滚，不由说道：“我命休矣。”自己抱刀一合眼，尽等一死。半天刀没下来，不由翻身站起，

便问道：“这位山主，您为甚么看我倒了还不上前砍我？是何道理？”朱杰说：“因为你我并非仇杀，不过比一比而已。又不是被我踢倒，你是登上活石头滑倒的，焉肯下手伤你呢？”说着上前又是一刀。电龙说：“谢谢您的美德。”用刀一迎，盘肘弩打出，可不打朱杰。那朱杰登出镖来，也不打他，专往弩前的后尾子上打。大家一看，这哪里有胜败呢？当时那边大山主出头说合，说道：“这一位英雄，如不嫌弃我弟兄二人，情愿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电龙笑道：“正合弟意，请问这位大寨主贵姓高名？”此人说：“在下姓鲍，名叫鲍成，匪号人称踏山兽的便是。请上山一叙。”电龙说声“好”。那鲍成便叫兵卒过来，把各人的暗器全给捡了起来。三个人一齐到了山上那大厅之上，两旁有小明柱，左边明柱上写着：侠义占山岗替天行道；下联是：英雄住四野除暴安良。上面横批有四个字，是：处正无私。

他三人到厅中落座，手下人献上茶水。鲍成站起身形说道：“这位电爷实在有缘。自古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待我与您倒茶。”说着过去倒茶。电龙连忙说道：“这位大山主千万不要如此，真叫我不安了，咱们大家落座讲话吧。”鲍成说：“是，但不知贤弟要往何处而去？”电龙说：“我从舍下电家庄而来，要上都京访友，路过此宝山。我看此山景特好，所以我贪看山景，才与您弟兄相遇。鲍大王，朱大王，我不知您二位率领兵卒下山，所为哪般？”鲍成说：“我们早有立愿，派人在山口哨望，若有那练武之人打山下经过，必须报我弟兄二人知道，我们下山与他会见。如果是正人君子，放他过去，若是淫贼草寇，一定除治。请问电爷，您贵门户？”电龙说：“我伯父是无极门，在二十四门是第六门，我天伦是太极门，我父是第七门。但不知二位大王贵门户呢？”鲍成说：“我艺师是少林门。”电龙问：“是左少林还是右少林？”鲍成说：“我是正少林，在散二十四门第二门。”电龙说：“鲍大王哪门呢？”

鲍成说：“是中少林，门长乃是紫面昆仑。贤弟，你我门户遥遥相对，咱们彼此不是外人，如今我要与阁下求一件事，不知能否允许？”电龙忙问：“有何事故？请当面讲来。”朱杰道：“兄长，我看电达官人品武艺无一不好，既有缘相见，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来，咱们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好不好呢？但不知电庄主意下如何？”鲍成说：“此言正合我意，电庄主怎样呢？”电龙急忙站起说道：“小弟到此是求之不得。”鲍成说：“好吧。”当时命人预备香案，弟兄三人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电龙最小，他为三爷。从此弟兄三人，重整山寨三年整，外边名誉就出啦，改为豹雄岭三义山。每天弟兄在一处练功夫。

这一天早晨，用完早功，电龙趴在桌上将一打盹，好像有人打他一拳，仿佛有人说：“好畜生电龙，你在豹雄山结交二人，养尊处优，我夫妻之仇你也不报，我那尊兄你也不见。你丧尽天良，莫非你惧怕那凶僧不成？”电龙经此一下，当时惊醒，两眼发直。此时朱杰从外面进来，说道：“老三，你为何不换夜行衣呢，两眼发直，所为何故？”那电龙眼泪在眼圈内说道：“二哥，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朱杰说：“是谁呢？”电龙说：“有一僧人，乃在黄沙滩正北万佛寺出家。”朱杰一闻此言，脸往下一沉，忙问道：“但不知你问的那个僧人叫什么名字？”电龙说：“此凶僧上普下月，外号莲花的便是。”朱杰一闻此言，心中不悦，说道：“电龙，你原来跟那采花贼为友，趁早下山去吧，从此以后你我划地绝交。见着他人，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电龙说：“二哥，你先别发怒，小弟有下情奉告。只要相处对劲，我才有实情相告。”朱杰冷笑道：“你还有真情实话吗？”电龙连忙跪下，便将普月害他父母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那朱杰一闻此言，气得怒气填胸，当时翻身栽倒，背过气啦。电龙忙过去撮叫。鲍成从后面走来，问道：“这是为何呀？快快撮叫。”说着两个人把他叫醒过来。朱杰说道：“大哥呀，原来老三有

杀父母的冤仇尚且未报。”说着就把那普月之事，细说了一遍。鲍成说：“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那不是早报了仇啦。”电龙说：“那么此贼哪里去了？二位仁兄可知他的下落？”朱杰说：“不知。”鲍成说：“三弟你可以随他下山，前奔何家口，找我那老哥哥何玉。他那里四路达官特多，可以跟他们打听，那凶僧普月在哪里落脚，可以找上前去。二弟你随三弟前往，愚兄我一人执掌山寨。”朱杰说：“好！那么鸣锣聚将，待我嘱咐他等。”当下传来众小头目，朱杰向他们说道：“如今我要与三寨主下山访友，大寨主坐守山寨。从此以后，若再有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千万别拦他啦。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他又有羊角疯的根儿，难免气冲了，再犯疯病。好好看守山寨就是。”大家答应散去。朱杰说：“大哥您替想一想，我二人上哪里最好。据三弟所说，那白莲花普月，一定未在山东地面。”鲍成说：“那最好你们先上京都，到镖行去见十老，那里也许能访着凶僧的下落。”朱杰说：“是，那我二人走啦。”当时命人外面备马，他二人收拾好了，与大哥行礼，拜别下山。到了山口以外，二人说：“兄长您请回吧。”鲍成说：“你二人一路之上，千万别管闲事，就去先报仇要紧。”二人答应：“谨遵大哥之命。”飞身上马。

鲍成带兵回山不提。且说银面太岁朱杰、三手将电龙，弟兄二人从打山寨起身，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外关厢南口。二人甩镫离鞍下了马，拉马匹来到兴顺镖行。朱杰说：“辛苦诸位。”伙计说：“您找谁呀？”朱杰说：“我们来见镖行十老。”伙计们一听，连忙往里回禀。那旁边有一个人说道：“你先回来，就这个样的去回禀，你还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这个伙计便问道：“达官爷您贵姓？”朱杰说：“我二人是豹雄山的，我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这个伙计往里回禀，说：“外面有豹雄山的二位前来拜访。”当时蒋兆雄、焦雄二人迎了出来。朱杰便命电龙拉着马，他上前跪倒行礼，说道：“二位仁兄在上，小弟这厢有



礼。”蒋兆雄忙问：“贤弟从哪里来呀？快快请起。”朱杰起来。此时有伙计过来，接过马匹，涮饮喂遛，便将二人让进屋中。蒋兆雄道：“二弟此来有事么？”朱杰说：“有件大事相求。”遂说：“三弟你过来，待我与你指引。”电龙忙上前行礼，口中说道：“二哥呀，十位老人家全与我伯父神前结拜。我可不敢胡论，只可分着论吧。”十老伸手将他搀起，问道：“你们有甚么事呢？”朱杰便将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之事，细说了一遍。蒋兆雄说：“原来如此。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报仇没有请助拳的。再说还可以成全他的英名。”焦雄说：“三弟你不用忙，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指你二人一条明路，就可以访着那贼人下落。”朱杰说：“哪里呀？”焦雄说：“你们上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面见何玉。你与他可曾认识？”朱杰说：“我与他神前结拜，亲如手足。”焦雄说：“很好，你们二人到了那里，自能访着。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往来之人很多，容易访着。”朱杰说：“谢谢仁兄的美意。”当下他二人就在店中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人备马，朱杰说：“兄长，兄弟我们若将淫贼访着，不是他人对手之时，一定派人来请兄长。”焦雄说：“好吧，我弟兄竟等你的信息吧。”说完他二人拜别，出门上马，往山东济南何家口而来。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不好半夜去到何家口，也不好去见，莫若先在那里住一天，第二天再说。二人商量好了，连夜住下。

这一天来到一个大镇。到了一个包子棚前，下了马，将马缰挂在绳上，两个人进去，有伙计过来招待，找一张桌坐下。朱杰说：“你给我们来四两酒，配四样菜来吧。”伙计说：“是啦。朱杰说：“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此地属哪里所管？叫作何名？”伙计道：“此地叫张家镇，属济南所管，在城北。”朱杰说：“有一个人你可认得。”伙计说：“您打听谁。”朱杰说：“双枪将朱立。”伙计说：“这位庄主未在家。”朱杰说：“他几时在家，你可以向他提，我叫

银面太岁朱杰，前来登庄拜访。”伙计说：“是啦。”二人吃喝完毕，给了钱，出来解下马来，两个人这才连夜又往下赶路。这天夜间，忽然看见前面远处起了一把火，照得天红。电龙说：“二哥，您看前边可有亮子。”朱杰往前一看，说道：“此火不远，大半在何家口的村里村外。”电龙说：“那么你我弟兄，何不将马的肚带紧一紧，快去查看一下子。”朱杰说：“很好。”说完二人下了马，紧好肚带，二次上马，便策马向前跑去。到了切近一看，果然是何家口村内，村外有庄兵巡逻。他们连忙奔了前街，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马，各将大衣脱下，收拾紧衬利落，将两匹马连紧到一处。二人进村，飞身上房，直奔中街，看见火中那边有许多老乡民，正在那里救火。忽见一年老之人跑了出来，因为是在夜间，一时看不出是谁来。少时又追出三个人。便到南房之下，听见有一人喊叫：“何玉你抬起头，看刀！”朱杰一听，急忙揭瓦往下打，说道：“三弟快打暗器。”原来下面老哥哥何玉被贼所迫。二人这才惊走三寇，这便是电龙他二人来的倒笔。

如今已将何玉的尸身停好了，命人去迎何凯，先问道：“从京都往这里来，一共有几条大道？”何四说：“三条大道，七股小道。”朱杰说：“你去把每个店中叫来两个人。”何四说：“您叫他们何事呢？”朱杰说：“我自有用处。叫他们每股道上派两三个人，迎接他们，送宝铠的人透了脸，赶快报我知道。”何四答应，出去找人不提。这里朱杰说道：“三弟呀，你先在西间看守，是人不准到屋里去。因为老哥哥在世之时，维持最好，恐怕有人前来吊祭，哀痛过了，晕倒那里，岂不是个危险吗？”电龙说：“是，是。”朱杰说：“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姜家屯？”有一个伙计上前答应说：“我认识。”朱杰一看他，眼泪扑漱漱往下直流，遂问道：“你姓甚么呀？”伙计说：“我姓阎，叫得禄，是外庄之人。大庄主生时，待我恩重如山。”朱杰说：“你是哪里人氏呢？”得禄说：“我是兖州府西门